

中國創作小說選

第一冊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中國創作小說選(第一集)

目錄

一個朋友.....	葉紹
一個忤逆兒子底供狀.....	士
一個貞烈的女孩子.....	士
一個婦人的結局.....	士
一隻小雞的死.....	士
二人之間.....	士
人妖.....	郁達夫
工人朱貴有.....	欽文
大樹.....	王任叔
厄.....	蘇路

牛	葉楚傖
孔乙己	魯迅
木耳	陶晶孫
母親	王任叔
母親	如愚
可憐的少女	趙邦傑
失戀後	徐雉
他犧牲了兩性的幸福	潘垂統
笑的歷史	朱自清
血淚	郁達夫
老淚	欽文
她懷望着祖國的天野	張資平
別	朱自清

同命鳥·····	許地山
村婦·····	夢雷
或人的悲哀·····	廬隱女士
乳水驟減以後·····	史寒冰
牧羊哀話·····	沫若
私逃的女兒·····	雪邨
我要問誰去·····	齊民
柚子·····	馮文炳
除夕·····	南平
看禾·····	俚工
風波·····	魯迅
苦雨淒風·····	實秋
秋河·····	茫夫

故鄉·····	魯迅
故鄉·····	魯迅
哭·····	蘇舜
病·····	欽文
商人婦·····	落花生
浣衣母·····	馮文炳
被殘的萌芽·····	汪靜之
馬鈴瓜·····	葉紹鈞
弱小的心·····	錢江春
黃昏·····	嵇康
湖畔兒語·····	王統照
瘋婦·····	欽文
聖誕之夜·····	全平

中國創作小說選集

(第一集)

一個朋友

葉紹鈞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家的喜酒，喝的醉了！我沒有喝的醉！他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真有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是迷惘的，驚恐的，瞪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對面站着麼？何不睨着，哭着，嬌央着，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個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賓客的議論真多。做了烏鴉，總要啞啞地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鴉了。他們有幾個稱讚

我那朋友有福分。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幾個滿口地說些『珠壁交輝』『鸞鳳和鳴』的成語。還有幾個初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後，經人叢的縫裏端相着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這是稀有的事！』

我沒有開口。

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們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給了婚慢吃乳漿？那幾個熟識成語辭典的，只知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

『這是稀有的事』這句話却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稀有』兩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我也去擾他的喜酒，也喝的爛醉，今天一樣的醉。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當時行禮的景象，賓客的談話，却還印在我腦子裏，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了一回。我去道賀候賓客，也算是個配角呢。

我還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我曾問他：

『可有什麼新的感覺』

他的答語很有趣：

『我喫，喝，玩耍，却依舊快意的地方依舊；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是我新鮮的境遇。』

我又問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語更有趣：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唯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我真傻氣，將那些去問他。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

『伊快樂麼？』

『伊快樂呀！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頰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却暗地偷覷着我，那時伊額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

幸，滿足，戀愛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修飾議論風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歡「又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功夫，都消磨在這一件事。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

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我又傻了，覺得歡喜，歡喜便是了，要說出什麼來？這個歡喜還普及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豫計。論到這事，誰能有豫計？那一家立過豫算表？原來我喝的醉了！

他們倆生了兒子，生活上絲毫沒有變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對着鏡裏的伊笑，偷覷着他得意，談論修飾，「又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吸的，是一個賣了兒子，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他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伊的懷抱裏。不到幾個月，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小手似乎會招人了。

他們倆看了，覺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會有過的新鮮玩意兒。一個便從乳母手裏抱過來和他接個吻，一個不住地撫摩他的小面龐。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時抱的舒服，不由得哭了起來。他

們倆沒趣，又沒法止住他的哭，便教乳母快快抱開去。

『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他學些什麼，他們倆總不問。受教育原是孩子的本分，那用父母過問呢！

今天的新郎，這彙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剛才竟把禮堂當作球場踢起球來。然而對那做新郎的同學總現出疑視，猜想的神情，好像他滿身被着神祕似的。

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說話，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彎了腰，執了壺，賓客醉酒，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了。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眉花眼笑地答謝道：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與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可無負祖先。』

我忽然想起，譬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傳，應當怎樣地敘述？有了簡簡括括只消說一句話：『他無意中生了一個兒子，還把童子撒在自己的模型裏。』呀！諷墓之文那有這等體例！原來我喝的醉了……

（隔膜）

一個忤逆兒子底供狀

未農

一個忤逆的兒子生活在慈祥的空氣中二十七年了。他雖然生在慈祥不過的家庭，享過慈祥不過的親恩，受過極完備的家庭教育，而結果却仍然使他不失爲他——一個忤逆的兒子。有人說：這是他八字造定的，無論他底家庭加上幾千倍的慈祥，他還不失爲他——一個忤逆的兒子。又有人說：這是家運不好，他底父親應當倒霉，所以他無論怎樣慈愛，他底兒子仍然變不了本來的性質——一個忤逆的兒子。憂時的人嘆息着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兒子一長大了便忘了父母底恩義而變成父母底冤家——一個忤逆的兒子。原因如何，雖然人各一辭，但他是一個忤逆的兒子，這却是大家都承認的。他底父親首先承認了，他底兄弟姊妹們都承認了，佢們——當

然是知得最深，見識最明的人們——既承認了，還有什麼話說？不但如此，他自己亦承認了這天字第一號的罪惡，毫不隱諱。讀者不信，請看他自己的供狀。

我底父親是一個謹守禮教的老先生，他治家硬要做出曲禮儀禮底儀式來，曲禮儀禮不方便的時候，他至少亦要排演出八旂官家底禮數來。他又是一個清朝的黃榜題名的進士，所以眷戀故主的意思和歌頌皇恩的情致，永遠在他底心中。他又做過民國四五年頭的知事，所以他對於現在的軍閥官僚亦有深摯的同情和誠懇的崇拜。他說起前清來，永遠是『本朝』。他說起王占元，陳光遠，段芝貴來，永遠是『王子帥』，『陳秀帥』，『段香帥』。他說起學校來，永遠是『毀人爐』。他說起供給子弟求學來，永遠是『還牛馬債』。他說起新文化來，永遠是『用夷變夏』。我既有這樣一個品學兼優的父親，當然可以充分滿意了。更加使我滿意的是我底母親——他底第一個妾——底早死。伊死的那年，我恰好是十歲。我底父親是多情的，生怕愛情無所寄託；他又是慈愛的，惟恐我和我底兩個妹子無人撫養；他於是在伊死後第二日，納了第二個妾。自此以後，我底生活不問可知當然是快樂的。但我那時處在少爺底地位，有一羣丫頭老妈子圍繞着，即使有快樂亦不知道怎樣享受。我只覺得我底父親和老師天天合起夥來打我。我對於他們

底好意完全不能了解，反倒露出怨望的樣子來。有一天我底先生講『愛之能勿勞乎』一句書，他說：『你底父親常打你，我亦常打你。究竟打你於我們有什麼好處？我們因為恨你不成人所以不得不打你。我們打你，正像這句書說的，正是愛你呢！你不要發糊塗了。』這種『愛之，能勿打乎』的教育，自有相當的好結果，就是：四書五經底各個字都是用戒尺拳頭釘到腦髓上的釘子，很難從我底記憶上脫落下來。就是到了現在，我要拔彼等還拔不出。

我十四歲那一年，革命四起，共和告成。我底父親不做官了，帶着我們回家，自誓要做清末遺老。他既抱着亡國的哀思和——更難堪的——去官的沉痛，而又沒處發洩去，於是把革命軍幾十萬人底罪惡都堆在我一個人底身上。而且做官的時候，問案，審賊，賊打，已經成了他底家常茶飯，在家裏雖然沒有堂可坐，坐在房裏也可以施展一下大老爺底威武，實地演習判斷案件的本領。在全家裏，適於被審被斷被打的，除了我還有誰呢？我於是天天當被告，天天擔着一兩種莫名其妙的罪名，天天得到極公平的判斷。但這種担負未免於我過重了些。我遇着擔不起的時候，就無所逃罪的時候，幾次要自殺；但終久沒有那樣大的氣魄，仍然勉強活下去。

那時就有他底親友勸他，送我入學校。這種提議當然不能入他底耳。他們以後又拿『人學

堂可以做官，可以顯親，可以養家」的話對他說，他竟被聳動了。他于是大開恩典給我一大宗款項——十塊錢——和更多的囑咐關於不能入學莫回家的話，命我到北京考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去。我帶着款項，囑咐和一條十五歲的身子，到了素不相識的北京。我在旅館住了一個多月，學校幸而考取了，可以回家了。我於是把衣服押在當舖作路費，把鋪蓋留在旅館當店錢，空身回到我底慈愛的父親底面前。我底父親說：『我給他那些錢，他這樣回來，這畜生不定在北京怎樣荒唐來着！』

附屬中學開學了，我底父親和我同住在直隸會館裏。我白天去上學，晚上回來自習。我底父親看見我除讀英文演數學以外沒有別的工作。他說：『英文數學都是外國的東西，我不曉得。你不要拿那種東西來欺騙我，混工夫。既要做官就要應考，像你底這筆蜘蛛爬的字，考官一見就會煩了，你還想考得取嗎？寫白摺子罷！溫熱書罷！』我不敢辜負他底好意，於是每日寫一開白摺子，讀幾篇似懂不懂的古文英文數學都在下課後在學校教室裏自習。

一年以後，我底父親到湖北去做知事，說是『爲貧而仕』。他留我在北京上學，他恐怕爲館裏的人們引我爲惡，於是託他底朋友監督我。他底朋友嫌我底住處離他很遠，替我在一個破廟

裏租了一間房子。我每日出入廟門的時候，常看見他底下人在附近走來走去，大概是偵探我的。我每月用項不得過十元，一切學費，膳費，書籍，衣服，房錢都在內。我底生活大概亦算很好。有幾天每日吃四個銅元的紅薯過活。冬天我沒有錢買煤，下課後不回去，却蹲在教室爐旁烤火。學校底聽差很嫌厭我，背地裏說：『哪里來了這樣一個叫化子，冒充學生？』我底父親寫信說：『我底牛馬債，幾時才得還清？』

我從中學畢業了，我底父親底『牛馬債』亦已經還清了。我應當做官掙錢養父親了。這時候袁世凱正舉行選士和俊士的考試，我底父親特派人到北京逼我應考。但我底忤逆在這時已經萌芽了。我公然違背他底意旨，考上官費的高等師範。我底父親永遠是天恩浩蕩的，不過多說幾個畜類，多背幾遍『逆子』就算了事。

我在高等師範的第二年，他從京裏過，對我說：『現在有人給你說親，說的是王家和門家，兩家都是很闊的財主，門家還在京做軍衣莊的生意。現在講自由的時代，我亦不願意壓迫你，定要你要哪一個。這兩家以內，你可以隨便選一家。我先告訴你，你已經做過多少忤逆的事，你這次若再不聽我底話，我必定去質問你們底校長，他怎樣教出這種忤逆的學生來。』我半吞半吐地說：

『你是知道的，我現在還年青，說不到——』桌子砰的一聲，我底父親站起身來，舉着拳頭說：『你說！你說！你愛上哪個女學生了？快說出來！免得我把你送官。』我即刻跪在地下——這是家庭常禮——央告說：『我哪裏敢！我底親事，你主持了罷！你看着好，一定不會錯的！』旁人亦一齊替我哀求，半天才得出一聲赦旨：『滾起來！』

過些日子，我訂了婚，又過二年我結了婚。我不費一毫氣力而乾得了一個妻室；假如我會把一切父恩都忘掉，這個大恩却永遠不能忘掉，即使到了死後，我底腦還會印着不可磨滅的深痕，以保存這件事。這個時候我才明白：娶婦並不是爲自己得個伴侶，乃是爲父母買一個不支工錢的奴隸。但有一樣可注意的事，我從前暑假在家，雖然十天九病，還不甚厲害，我自結婚以後——享受過分的安慰——每逢在家，病魔更加嫉妬我，整暑假陪我作伴，不肯頃刻離開。我底妻愈獻殷勤——腳裹得很小，粉擦得很勻，衣裳穿得很漂亮——我病得愈厲害，幾天吃不下一點飯去。每次鄉間醫生束手的時候，他們送我到北京治病。說起來亦奇怪，我一到北京，不用醫藥，病即刻就好了。他們說：『北京到底是首善之區，皇帝住的地方，連病魔都不敢侵犯哩！』

五四運動起來了，滿北京的學生都高呼救國，於是打曹陸，抵制日貨，沿街講演，都隨着起來。

我處在這種白熱的空氣中，亦被熔化了，把我底父親底最嚴厲的教訓，都丟在腦後。他那時恰好在京，目睹這種『犯上作亂』的舉動，恨不得生吃幾個學生才痛快。可惜那時候政府瞎了眼，不知道用他。他無可奈何，乃硬派我作幾下學生底代表——我真榮耀極了——同我開起談判來。他拿出大老爺坐堂的氣勢，指着我說：『你們作學生的，放着書不讀，却做這種殺人放火的事。你們不是要造反嗎？我若是步軍統領，我一定把你們個個槍斃，不然，政府底威信何在？他們沒有受過家庭教育的死了亦不冤枉，他們底父母受了連累亦是應該的事。像你這個東西，我教給你什麼？我費了多少心血教訓你？你現在却同他們當反叛，你自己被槍斃了亦還罷了，算是你自作自受。可憐你底六十歲的父親亦跟着你吃掛累，豈不冤枉？』我只當沒有聽得，閉住我底口，一聲不響。他見我不理他，更嘮叨不休地數下去，把康熙字典上所有的壞字眼都平均地分配到幾千個學生底身上。我底忤逆性格又被掀動了。我於是低聲下氣地拿漢朝和明朝學生救國的事和民國沒有連坐家屬的話，對他說。哎呀！他底忿怒可就即刻爆發了。他抓起一個茶碗就往地下一摔——這還算是驚堂木呢？還算是懲罰忤逆的榜樣呢？我不知道——他站起來，他底鬍子亦跟着根一根地站起來。